



奈奈 NANA 著

灿若烟火

入燕掌如烟花的烟花，黑暗之中总会有短暂的光明，而且，那已经足够。



C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灿若 烟火

SHINE AS
THE
FIREWORKS
奈奈 著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灿若烟火 / 奈奈著. — 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562-0799-2

I. ①灿… II. ①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0797号



责任编辑: 罗晓银

品牌运营: Sean.L

特约编辑: 李 黎 又 又

视觉监制: 611

文字编辑: 王 彦

装帧设计: 赖 婷

插画制作: 索·比昂卡创作组

(蓝色创可贴 Erich)

文字校对: 后 鹏

出 版 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: 410016

电 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张: 16 开 本: 660 mm × 960 mm 1/16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或印刷厂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-82196362/84887200



Chapter

第一章



好久不见，许晨曦



001

Chapter

第二章



蝉在叫，人坏掉



027

Chapter

第三章



你是夏日最亮的星



039

Chapter

第四章



我们都一样



079

Chapt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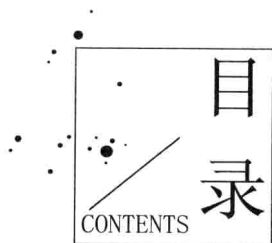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章



烟火绽放星星海



106





Chapter

第六章

06

时间都去哪儿了

127

Chapter

第七章

07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134

Chapter

第八章

08

总有晚霞美如画

143

Chapter

第九章

09

阳光总在风雨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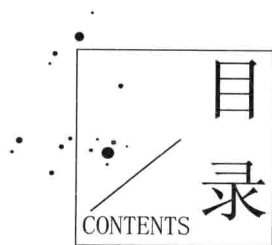
157

Special

番外

晨曦篇

228



第一章

Chapter

01

好久不见，许晨曦



灿若烟火

SHINE AS
THE
FIREWORKS

我们啊，从开满栀子花的盛夏一路走来，茂密的树冠里深藏着属于盛夏的秘密，而后是初秋，是深冬，是一年春又回。

树冠里的秘密随着年轮越藏越深，深到不触碰就无法记起。

——苏扇儿

01

当太阳直射北纬三十七度，属于北半球的炎热盛夏，带着火辣辣的气息，以一种强势的、让人无法忽视的姿态呼啸而来。

让我们将视线从耀眼的太阳移开，顺着碧蓝的天空一直往下看，一片片林立的高楼进入视线之内。然而等视线再近一些，就可以看见在繁华城市的一角，有一大片被绿荫遮住的古城区。一条古旧的长街穿过古城，法国梧桐树种在街道两侧，也不知道这样耸立了多少年，像是两排巨伞一样，挡住街边古老端庄的乌瓦白墙。

这真的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长街，游客踏进这条街的时候，大多都会生出一种时光逆转的错觉，好像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天翻地覆、沧海桑田，这里都不会变。

时间，在法国梧桐沧桑的树梢间停滞。

流年，在某家屋檐的燕巢里搁浅。

而我苏扇儿的家，就在这条长街的中间位置，那个门口挂着扇形灯笼的房子是爷爷开的扇子铺，而扇子铺后面的四合院就是我和爷爷住的地方。

据爷爷说，我家这个扇子铺已经存在上百年了。当然，这条街上的每一间店铺都已经十分古老了。

我喜欢这样古旧的清塘街，连同盛夏、蝉鸣一起，喜欢极了。

“扇儿。”杜鹃托着下巴，第一百零八次问我，“晨曦今天真的回来吗？”

“昨天她给我打电话，说今天回来。”我第一百零八次回答她。

杜鹃终于不再问我，她站起来，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我家院子门口。

我躺在走廊上铺着的凉席上，一只手搭在额头上，眯着眼睛看着天空中刺眼的太阳。

“我到外面看看，晨曦应该要到了。我还是去门外迎接一下吧，也不知道那家伙三年来变了多少。”杜鹃回头冲我粲然一笑，打开通往外间的门。

身形小巧玲珑的杜鹃，像活在阳光里的鱼一样游到了门外。

门的外边是爷爷的扇子铺。

清塘街上，大多数人家都像我家一样，前面是铺面，后面是住的地方。

我坐起来，双腿垂在走廊边，无意识地晃荡着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我家的院子里长了一棵葡萄。盛夏的时候，紫黑色的葡萄挂满了葡萄架，这条街上的小伙伴就会赖在我家不走。所以每年夏天，我家都是最热闹的。

我正想得入神，通向外间的门被人推开了，接着我就听到了杜鹃兴奋的笑声：“哈哈，扇儿，晨曦来了！我正好走到外面，就看到她来了。”

我扭过头看去，只见许晨曦穿着一条纯白的连衣裙，面带微笑，站在比她矮了大半头的杜鹃身边。

见我转过头来，她冲我点了点头，柔声说道：“扇儿，我回来了。”

许晨曦和杜鹃一样，都是和我从小玩到大的，但三年前她去了榕城念高中，之后她很少回来，就算回来了，我们也很少遇到。

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三年没见的许晨曦，三年的时间，她从懵懂的少女长成了如今安静美好的模样。

我们这条街上，和我年龄相仿的一共有七八个，但在清塘街长大的一共也就三四个。

杜鹃家就在我家隔壁，家里开着刺绣坊。杜鹃的妈妈有一双神奇的手，每年端午，她都会绣好漂亮的香囊分给我们几个。

许晨曦家离我家稍微有点儿距离，她家是开花店的，我和杜鹃经常一起去她家买花。

“晨曦。”我站起来朝她走去，张开双臂抱了她一下，“我好想你啊。”

许晨曦拍了拍我的后背，接着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我看着她，笑道：“真的好久不见了，晨曦。”

许晨曦低下头，双手无意识地纠缠在一起。

见面之后的热络过后，紧跟着就是生疏感。

这种感觉还真是让人不习惯啊。

杜鹃伸手拉了我一把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别光站着了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嘛。”

我有些飘忽的思绪被杜鹃拉了回来，于是带头在凉席上坐下来，许晨曦也跟着在一边坐下，杜鹃坐在了另一边。

我们三个人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角形，看似离彼此很近，看似牢不可摧，但究竟是怎样呢？

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手，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幼年时我们三个人紧紧握在一起的手。

杜鹃很想说点儿什么来打破有些安静的气氛，但三年未见许晨曦，大概她也找不出合适的话题，能够让我们三个人在瞬间回到曾经掏心掏肺的时候。

更何况三年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。

那样的事情……

“是晨曦丫头回来了啊。”

就在我的思绪再一次飘远的时候，爷爷端着一盆桃子从外面进来，爽朗的笑声似乎一下子打破了我们的尴尬。

“苏爷爷，您好。”许晨曦连忙问候了一声。

我站起身来，走过去，接过爷爷手里的桃子。等到我端着桃子坐回凉席上的时候，我已经缓过神来了。

我拿起一个桃子，笑着递给许晨曦，说道：“来，晨曦，给你，杜鹃自己拿。”

“凭什么？扇儿，你太偏心了！”杜鹃嚷嚷着，大大咧咧地挑了一个最大

最红的桃子，“从小你就偏心晨曦，我都要吃醋了，晨曦一回来，扇儿你又偏心，哼！”

“哈哈，鹃丫头，你这也吃醋啊！”爷爷大笑出声，他从房里拿了一些茶点放在凉席上，“今天晨曦回来，我给扇儿放一天假，你们好好玩吧。”

爷爷说完，推开门走了出去，走廊上又只剩下我们三个了。

我们彼此干瞪眼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杜鹃终于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起来。

我笑着说道：“外面挺热的，我们就在家里聊聊天吃点心吧。”

“好啊，我同意！”杜鹃第一个举手同意。

看着这样的杜鹃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疏离已经消除了。

“晨曦，这三年过得怎么样啊？”我笑着问她。

许晨曦微微扬起嘴角，视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扫向了院子里的某个角落。她像是在想什么，非常入神的样子。

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臂，喊了一声：“晨曦？”

许晨曦宛如受惊的小鹿一样，身体僵硬了一下，接着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

“我在。”

“晨曦，你怎么了？”杜鹃停止了吃桃子，困惑地看着许晨曦，“怎么有些心不在焉的啊？我记得你以前不这样啊……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许晨曦连忙摇着手说道，“我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“哈哈，杜鹃，你别吓到晨曦了。”

看着许晨曦这个样子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小时候的样子，胆怯的眼神，总是安静地待在花店里。

我、许晨曦，还有杜鹃，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奇怪，现在想想还真是神奇，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，竟然会成为好朋友。

杜鹃从小就是闹腾的性格，大大咧咧的，每天都像一只杜鹃鸟一样，活蹦乱跳的，好像永远不会有烦心事。

许晨曦和杜鹃的性格截然相反，她很安静，安静到一不小心就会忘记她的存在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喜欢这样的许晨曦。

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杜鹃最喜欢说的话就是：“苏扇儿，你太偏心了。作为死党，你怎么能如此偏心许晨曦？我要吃醋了！”

“扇儿。”许晨曦忽然有些紧张地看着我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样，深呼吸一口气，飞快地说道，“我想去我们初中的校园看看，你能陪我去吗？”

我愣住了，就连杜鹃也有一瞬间的失神。

我和杜鹃谁都没有想到，三年未见的许晨曦，第一天回来竟然就提出这样的请求。

02

“好啊。”我很快回过神来，笑着说道，“既然晨曦想去看看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！说起来，三年没有回母校看看，还真有些怀念啊。”

许晨曦低下头，双手用力地扭在一起，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三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

我站在走廊边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，回头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容。

她正巧抬头，看到我后，有些失神。

杜鹃是任何时候都充满活力的，听我们说要出去走走，顿时来了激情。

她站起来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好啊，我还记得学校种了好多梨树，这个时候去，肯定可以摘不少梨子！”

我伸出手拉了许晨曦一下，冲她眨了眨眼睛。她的嘴巴动了动，像是想跟我说些什么，但到最后，她只是低下头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“出发啦，出发啦。”杜鹃是个行动派，她迅速收拾完凉席上的东西，背起她的小包，站在走廊上催促我和许晨曦，“快点儿，快点儿。”

经不住杜鹃的催促，十分钟后我们就准备完毕。我们一人戴了一顶大大的帽子，换好衣服，走到了公交车站台。

学校离清塘街不远，走过去二十分钟的样子，但因为天气太热，我们都不想走路。

“对了，晨曦，忘了问你，你升学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”杜鹃忽然问道，“虽然你肯定是我们三个之中考得最好的，但我还是很好奇啊。”

“别好奇啦。”我说道，“再过一个星期就公布分数了。”

“也是。”杜鹃赞同地点了点头，她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公交车上的车载电视吸引了。

公交车很快到站，下了车，我们和学校的门卫说明了来意，门卫就放我们进去了。

学生这个时候还没有放暑假，仍然要上课，不过好在今天是周末，校园里没有人。

“啊，那里多了一栋教学楼呢！”杜鹃指着不远处的新楼惊叫了一声，还拽着我让我看，“扇儿，你看！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我连忙说道，“杜鹃，你不要激动，我真的看见了。”

“哈哈，真好啊。”杜鹃放开我，转了一个圈，然后微微仰着头，感慨道，“原来不只是我们，就连母校也在往前走啊。”

阳光照在她的眼里，她的眼睛闪闪发亮。

许晨曦愣了一下，小声地重复了一遍：“不只是我们，母校也在往前走吗？”

“对啊，都在往前走。”我深呼一口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“所以晨曦，我们也要向前走。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，那都无法改变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铭记，然后大步往前走。”

许晨曦低下头，我看不清她的眼神到底是什么。

“走吧。”我抓住她的手，感觉她整个人颤抖了一下。

我诧异地看着许晨曦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许晨曦抬起头，冲我笑了一下，我从她的笑容里看出了一丝牵强。

许晨曦有事情瞒着我，我的直觉这么告诉我。

“喂，你们两个快点儿啊，站在大太阳底下，虽然阳光灿烂，但是也很热的。”杜鹃站在不远处的紫藤花架下，正朝我们招手。

“晨曦？”我拉了她一下，然而许晨曦的双腿好像生了根一样，我怎么拉她都不肯往前走。

“扇儿！”她猛地抬起头，脸色苍白，神色焦急，“我们回去吧，扇儿。”

“呃？”我愣了一下，“可是我们已经到了啊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，晨曦？”

“不是……我只是忽然不想待在这里了。”许晨曦的眼里透着一丝恳求，“我们走吧，扇儿。”

“晨曦。”我双手握住她的手，看着她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，“你今天有些不对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事情。”许晨曦明显有些慌张，“扇儿，杜鹃，我们回家吧，改天再来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杜鹃眨了眨眼睛，困惑地看着许晨曦，“可是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啊，为什么要回去？”

许晨曦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她正想说话，就听杜鹃“啊”了一声，然后瞪大眼睛看着许晨曦的身后。

杜鹃极为夸张地伸手指着那个方向，一脸的不可思议和兴奋，不过这兴奋中还夹杂着一丝错愕。

紧接着，她大喊出声：“江淮？”

许晨曦听到这个名字，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，跟着就低下头，不敢与我对视，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。

我抬起头朝杜鹃所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走廊的尽头，绿藤之间，有一个少年抱着篮球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这边。

那是个非常帅气的少年，眼睛十分闪亮。

他看向你的时候，眼底就像藏着整个银河系。

“扇儿……”许晨曦小声地道歉，“对不起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问她：“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”

“因为是我喊江淮来的。”许晨曦深呼一口气，咬了咬嘴唇，最终还是说道，“对不起，扇儿，我明知道三年前……”

“三年前？”我笑了笑，心底隐隐传来一丝酸涩的感觉，“三年前啊，那么久远的事情，我早就忘记了。”

“我明知道你不想见他，还故意喊你来这里。”许晨曦喃喃地说道。

“如果是为了这件事情向我道歉，那完全没有必要。”我笑了笑，抬脚朝走廊尽头的江淮走去。

江淮像是脚下生了根一样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和许晨曦一样，三年前，江淮转去了和许晨曦同样的学校。

记忆里的江淮总是干干净净的，皂白的衬衫，浅色牛仔裤，一双单鞋总是刷得很干净。

三年没见的江淮似乎长得更高了，只是依然和那时候一样，瘦瘦的，斯斯文文的。

我停在江淮面前一米远的地方，稍稍扬起头看着他。

尔后，我对他笑了。



SHINE AS
THE
FIREWORKS

我说：“江淮，好久不见。”

江淮下意识地看了许晨曦一眼，然后才笑着对我说：“的确好久不见了，苏扇儿。”

03

如果说人的一生就是在重复经历与人相识、与人相知，再到渐渐淡去、最终遗忘的过程，那么我与江淮绝对算是一个例外。

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我与他之间的关系，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在我还是个小少女的时候，就开始暗恋他，但他对我是怎样想的，三年前我就已经有了答案。

三年前，他站在法国梧桐下，面无表情地对我说：“苏扇儿，我们再见，这一辈子都不要再见。”

当时的我似乎一直保持微笑，看着他转身走开。

风从法国梧桐的末梢拂过，盛夏的味道是那样浓烈。

“江淮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个家伙真是一点儿都不厚道！”杜鹃终于反应过来。

她走过来，握起拳头，跳起来狠狠地捶在江淮的肩膀上。

江淮笑了笑，那双眼睛像新月一样。

他说：“三年不见，杜鹃，你怎么一点儿都没有长高？”

杜鹃顿时有些恼怒。

杜鹃和我们一样大，身高却矮了一大截，只有一米五的样子。她有一头齐